

青青的悠然 著

完结篇

她任性，她嚣张，满身狂气，
在他的眼皮底下为非作歹。
曾经他想揉碎她的美丽，打断
她的傲骨，彻底将其折服。

九天倾凰

今日却变成他——

『眼中宝，心头肉』

割舍不下，更不愿割舍。

曾经血染争锋，如今该拿她怎么办？

答曰：收入怀中，捧在手心，
再摘下自己的真心送与她。

便是妖姬命运又何妨，任她肆无忌惮，
搅翻这颤巍巍的王朝下一池磅礴风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青青的悠然 / 著

完
结
篇

九天 倾 凰

中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九天倾凰：完结版：全3册 / 青青的悠然著. —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
ISBN 978-7-5399-8800-9

I. ①九… II. ①青…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42030号

-
- | | |
|--------------|---|
| 书 名 | 九天倾凰：完结版：全3册 |
| 作 者 | 青青的悠然 |
| 选题策划 | 吴小波 何紫雨 |
| 出版统筹 | 黄小初 邹立勋 |
| 责任编辑 | 胡小河 姚 丽 |
| 文字编辑 | 何紫雨 |
| 责任监制 | 刘 巍 江伟明 |
| 装帧设计 | 张 芳 |
| 出版发行 |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 集团地址 |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
| 集团网址 | http://www.ppm.cn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
| 出版社网址 | http://www.jswenyi.com |
| 经 销 |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
| 印 刷 | 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 |
| 开 本 | 710X1000毫米 1/16 |
| 字 数 | 800千字 |
| 印 张 | 52 |
| 版 次 | 2015年12月第1版，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5399-8800-9 |
| 定 价 | 70.00元 |
-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119	082	029	016	001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大军出征	纠结之心	彼年真相	殿下 的甜言蜜语	女驸马与 男公主的婚事



目 录

233	216	195	164	134
第十章	第九章	第八章	第七章	第六章
龙卫危机	我的心上人， 是个盖世英雄	大战海匪	冰释前嫌	背叛与谎言

第一章

女驸马与男公主的婚事

“殿下，秋大人来了。”双白在门前恭敬地道。

“嗯，进来吧。”百里初懒洋洋的声音在房间里响起。

秋叶白一进内殿，就感觉一股子暖意扑面而来，一团暗红的影半伏在内殿的软榻之上，雪白的长发拖曳在红毯之上，他只穿了件宽松的红色长袍，松松垮垮的袍子半敞着，露出一片线条优美的肩头和胸膛。

“小白，完事了？”百里初从一堆折子里抬起头看了她一眼，幽幽凉凉的嗓音，似焦尾琴被拨动之后发出的悠悠远远之音，异常靡丽惑人。

秋叶白看着他纤长的睫羽，黑孔雀翎一般华美，在他苍白的脸颊上投下淡淡的阴影，心中微动，眸光有些无法移开。

百里初似察觉到了她的目光，微微一笑，示意她：“来。”

她也没有多想，走过去在他身边坐下：“嗯，已经完事了，你家老八应该会消停一段时日。”

但是她才走到百里初身边，脚还没站稳，就忽然被他一伸手，拽住胳膊向下拽，她直接一个踉跄就跌入满是靡靡之香的幽凉怀抱里。

明光殿的内殿地龙一向烧得比寻常宫殿要热许多，虽然温暖，却让她略感窒闷，而他的胸膛宽阔而微凉，他衣襟半敞，所以她的鼻尖蹭过他的光洁细腻、肌理分明的胸膛，她瞬间僵了僵，随后只觉得一股子战栗瞬间沿着鼻尖爬上了脸，然后，她的脸热了起来。

“你……”她攀着他的肩头，手忙脚乱地好不容易才从他身上爬起来，脚还没着地，就被百里初的长臂揽住了腰肢，头顶传来他凉薄的声音：“别乱动，本宫饿着呢。”



他语带双关的话，让她顿时脸上又热，身形僵住。

百里初将她像抱小姑娘一样抱在膝头坐着，臂环过她的纤腰，胸膛靠着她的背，顺带将头搁在她的肩头，摆弄好了后，才在她耳边懒懒地道：“不说那些无关风月之事了，小白，有件事儿，本宫想你得有些准备。”

她有点不太自然地动了动：“什么事？”这姿势亲密异常，而身后这魔美人又衣衫不整，还贴着她耳边说话，简直是……妖孽！

往日里，她对他心存戒备，这种时候多半难熬，只想着用强大的意志力抵抗对方的刻意蛊惑，但是如今彼此已经是情人，她有点儿矛盾，自己的抵抗还有意义吗？但不知为什么，她却还是想逃……

百里初似对她的尴尬毫无察觉，只继续抓了她的手把玩，悠悠道：“你的婚事。”他身上的香气，让她正有些昏昏沉沉地身子发软，陡然听见百里初提到“婚事”二字，瞬间一愣，有些不明所以地看着他：“什么？”

百里初看着怀里的人儿，正巧见着她明丽乌黑的眸子正怔然地看着自己，眸光清清浅浅之中带着点儿奇异的迷离和柔软，全不似平日大气机变沉着的样子。

秋叶白发现面前大美人盯着自己的瞳色愈发深沉，幽深诡美的眸子渐渐被黑色占据，整双眼睛都变成一片子夜黑，毫无白色。这种诡异惊悚的直观变化，让她不由自主地微微睁大了眼，下意识地向后靠去。

但百里初扣着她的细腰，不让她避开。他微微眯起眸子，瞳如兽见到美味的猎物一般，诡异地眨了下，随后伸出指尖慢慢地掠过她光洁的肩头：“小白，别怕。”

他的声音莫名地低了几度，令人有一种那凉薄的声音似从极远的暗夜里飘来的错觉，幽幽迷迷，撩人心扉。秋叶白看着面前的百里初，不知为何有点不安。

她几乎很少见到百里初银发披散的模样，他和元泽最明显的区别就是一双眼眸的颜色。原本他们应该都因为长期在地宫不见天日的漫长时光和尸香的作用下身体温度变成尸温，出现白化症，才会有银发银灰瞳。但是百里初后来用了烈焰蛊等各种药物控制体内的尸毒，他多半是现身的时候才服解毒药，天长日久，瞳孔因为副作用而变黑，甚至随着情绪变化而变化，气血诡异地扩散到整个眼睛，但银发是染的，才会变成乌色。

他似乎并不喜欢自己银发的模样，总是时常用大食帝国进贡的乌云叶将银发染成墨色，只不知今日是怎么了，竟没有染发。

银发如丝在元泽的身上只见夺目出尘，银光圣洁，平添不可侵犯的纯彻银光，但是在百里初的身上莫名地显得他容色异常鬼魅，愈发衬得他乌瞳之中不见一丝白，更不见一丝光泽，只一片几乎能吞噬人魂魄的诡异幽漆，似无边幽冥地，但眼尾挑成近乎妩媚的弧度，眉梢之间都是媚色天成，让人不敢直视。

尤其是在这般情形之下，她只觉得那目光冰凉幽魅，就如他掠过她肩头裸露肌肤的指尖，却莫名地带来灼人的火焰。

“嗯……你还没有说婚事是怎么回事。”她轻咳了一声。就算是有了对方是情人的心理准备，但是在那样冰凉充满侵略性的目光下……她依旧忍不住不自在。

只是她的手还被百里初握在了手里，随后，他伸出修长的手扣住她的后脑勺，薄唇抵在她唇间轻喃：“嗯，那事儿不着急，小白还是让本宫先解解饿，可好？”

他的呼吸掠过她的鼻间娇嫩的肌肤，亲昵地交换着彼此的气息，带来一阵战栗酥麻。

“阿初……”她忍不住低吟，双颊泛红，身子发软地靠在他怀里。

百里初径自启唇，近乎粗暴地封吻住她的丰润嘴唇，掠过她的呼吸，同时顺手扯下她的乌纱官帽，让她满头青丝披散下来，如瀑一般洒落在软榻上。

“初……嗯……”她只觉得唇间一片靡靡香凉，却如此令人战栗。以吻封缄，情欲比理智更直白，呈现出彼此最真实的模样。

袅袅的烟气在永宁宫中缭绕，秋叶白才在太监的引领下踏进宫门，就闻见一股子浓郁的药味在宫中弥漫。宫人们人人低眉垂目，面无表情，原本就沉稳轻盈的脚步愈发地小心，穿行之间悄无声息，几乎让人以为这里来往的都是一个个幽魂。

进了内殿，她看见太后老佛爷歪在床上，披散着头发，太阳穴各自贴着一块狗皮膏药，神色之间除了恹恹之色，还多了一些蜡黄灰败来，愈发地显得老态了。董嬷嬷在一边神色忧愁地指挥着宫人们侍奉汤药，却并不见总是时常陪伴老佛爷的罗医正。

“参见老佛爷。”秋叶白抱拳行礼。

她话音刚落，就听见砰的一声，老佛爷抬手将一边宫娥手里的药碗砸在她脚下，滚烫的药水飞溅出来。她眼底寒色微闪，只屈膝不动声色地一提袍子，让袍子承了那些药水，避免被烫伤。

“跪下！”老佛爷嘶哑着嗓音，怒道。

秋叶白倒也干脆，只一掀袍子单膝着地：“老佛爷息怒。”

“你可知罪？”老佛爷看着她，一双凤目中一片森然冷厉，皆是威压。

秋叶白沉默了一会儿，才道：“是微臣无能。”

朝堂之上，最终案件被定性为梅家有买办心生邪念勾结兵部冶铁司之人，以次充好，利用皇商身份将好兵器换卖给了正为武器损坏难以补充发愁的八皇子，乃贪佞之案，与任何谋逆无关。

梅家因此失去了独家皇商买断权，罚银五百万两以赎罪，八皇子被软禁在平云殿，十年不得踏出一步，交出东西大营和龙卫兵权，兵部尚书及一应官员去部降职，罚俸，牵扯贪佞一案之人全部下狱。



这是各方势力平衡之后的最终结果，若要扯上谋逆，那么就是双方都得一起陷入这个泥沼脱身不得。

“废物，拖下去，斩了！”太后仿佛勃然大怒，厉声道。

“是！”说着左右宫卫如狼似虎般冲上来要架走秋叶白。

秋叶白尚未及反应，就见一道窈窕纤细的身影蓦地扑了过来挡在了她面前，颤抖着声音道：“老佛爷，不可以！”

“相子，你这是做什么？”太后老佛爷和众人似乎都没有想到这突如其来的一出，她勃然大怒地一拍桌子。

董嬷嬷白着脸道：“相子小姐，您和大公子虽然是老佛爷顾怜之人，却不可以任性，还不快快起来，莫要再惹得老佛爷生气。”

“不！”梅相子抬起头，哀怜地看向太后老佛爷，“老佛爷，秋大人已经是尽力而为，他两次赴叶山，九死一生，不都证明了谋逆之人是八皇兄？也让八皇兄把京畿防务大权交了出来，只是最终做决定的是大皇……不，是摄国殿下，除了父皇，谁能违逆摄国殿下的意思！”

老佛爷闻言，似是一怔，颦眉看向梅相子：“是谁教你说这些的？！”说着，她又目光森然地扫了眼秋叶白。若是目光真能化刀，秋叶白相信自己一定被分割成了无数块。

梅相子却一脸勇敢地拦在秋叶白身前，咬着唇道：“回老佛爷，没有任何人教梅相子，但梅相子不是没心之人，梅相子只是直言不讳而已。”

说罢，她盈盈美目含着泪看了眼面无表情的秋叶白：“老佛爷，一介平民商女却蒙您垂爱，今日忤逆您原本就是相子的错，但是秋提督曾经救过相子的性命，相子……相子早已决定非他不嫁了，他死，相子随着他去也就是了。”

一番话说得令人动容感慨，一时间气氛异常凄美动人。只是当事人——秋叶白秋提督却半垂着眸子，嘴角紧绷，仿佛因为太过震撼，所以一时间找不到话语应答。

“老佛爷，息息怒，相子小姐只是年纪还小。”董嬷嬷立刻软声相劝。

太后一掌拍在台上，她冷眼看向一边单膝跪着的秋叶白：“秋叶白，别以为皇家拿相子当自己孙女看，她为了你以死相逼，哀家就拿你没办法了。”

此时，门外忽然传来男子的声音：“老佛爷。”那声音里却带着一股子江南小语的依软温润，秋叶白是再熟悉不过的了。

“参见大公子。”宫人们看着来人齐齐行礼。虽然梅苏并没有功名在身，但是谁人不知他身份特殊，得太后眷顾更胜亲孙儿，大家都尊梅苏一声大公子，似乎对于他忽然闯入有些惊讶，却并不见怪。

“苏儿，你怎么突然来了？”太后老佛爷看着来人，森冷的神色瞬间柔和了一些，

而且秋叶白明显看见她眼底一闪而逝的心疼，那神色宛如慈母，让秋叶白看得心中暗称奇。只怕是真对自己病在床上的亲儿子，老佛爷这般的铁血娘子也不见心软半分，怎么对着一个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年轻人竟这般温和？

“梅苏参见老佛爷。”梅苏一袭雨过天青色锦地簇金绣长袍，腰束玉带，肩头披着鹤羽氅，清浅葱茏的眉目之间不若平日里见到似总带着浅浅温润明媚的江南风情，而是略显疲乏的冷凝，仿佛温柔江南天笼着冰雪之云。

“苏儿，到哀家这里来。”老佛爷见他眼下微微泛青就知道他这两天因为被牵连之事忙得焦头烂额。

梅苏眸光落在秋叶白窈窕修挺的背影之上，见她单膝跪在那里，他清浅修目之中掠过一丝异样的森凉。但随后他似全没有看见秋叶白一般径自越过她上前，走到老佛爷身边，没有立即坐下，而是一拱手：“老佛爷，关于愚妹和秋提督之事，可否听梅苏一言。”

太后闻言，瞬间眉间一颦，神色冷淡了下去，似闪过怒色，但还是强压着怒火，冷笑了一声：“秋叶白，你倒真是好本事，竟能让被你办事不利害惨了的苏儿来为你说话。”

秋叶白：“……”她能赌一个铜板，梅苏为她说话绝对没有好事。

太后见秋叶白神色虽然恭敬，但是面上依旧淡漠不为所动，心中怒火愈发炽烈，憋闷了几日的怒气几乎让她立刻命人斩了秋叶白，但是又偏不能如此。

那人还有用！

梅苏却忽然道：“老佛爷不必动怒，苏儿觉得秋提督对老佛爷是忠心耿耿的。他救过相子，这痴丫头就惦念上了，您一向菩萨心肠，何不成全了他们？秋提督感念您的恩德，日后必定对您更加忠心耿耿。”

秋叶白闻言，冷冷地看向梅苏，嘴角勾起讥诮的笑。

原来做了这一场恩威并用的大戏，就是为了等着给她赐婚呢。

老佛爷冷冷地看着她：“秋叶白，你运气好，还有这么多哀家重视的人为你求情。”她垂下头，并不拒绝，也没有应承，只淡淡地道：“谢老佛爷隆恩。”

梅相子听着秋叶白的回答，眼里没有欢喜，却看向梅苏，漂亮的杏眼里，只有一种冰冷的快意，仿佛报复得逞一般。只是梅苏却看着她冷冷一笑，无声地用唇语道——为兄等你梦醒后悔那日。居然敢背着他和老佛爷来这一手，真是愚蠢。梅相子脸色瞬间一白，咬着嘴唇不知要说什么。但梅苏不再看她，而是将目光落在了秋叶白身上，眸光冰冷异常。

做戏完毕，老佛爷达到了目的，满意地打发了众人离开。

秋叶白和梅苏一同出了永宁宫门，她看向梅苏，淡淡地道：“梅大公子，梅大少爷，



你那妹妹只怕心悅的不是我，你將她推給我，不怕傷了她的心？”

梅蘇微微一笑，忽然抬手就將她推到宮牆上，將她圈禁在自己的手臂和胸膛間，神色一片冰涼：“秋葉白，我再傷人心，也不及你背信棄義更傷人。”

她抬起頭，輕嗤了一聲，並不說話。

梅蘇低頭看着她，冷聲道：“舒瑾，不，我那二弟雖然是個廢物，但是他當初將葉山早就搬空了，你根本找不到任何可以證明百里凌風是此事主謀的實物證據。”

“你來找我，我答應配合你連夜趕造出印有龍衛的兵器運入山內，以作為證據誣陷百里凌風，還給了你萬兩黃金為你看風部犧牲之人籌建撫恤金，轉過背你却背信棄義將梅家也拖下水，秋葉白你真是夠卑鄙無恥的！”

“卑鄙無恥？”秋葉白並沒有急着推開他，就着這個仿佛居于弱勢的姿態，她懶洋洋地看着他，笑道，“梅大公子，梅大少爺，我且問你，百里凌風是此案幕後主使，是否朝中人人人心知肚明？搜出賬本歷歷在目，舒瑾既是你梅家之人，為何他会投靠百里凌風，不遺余力地對付你們？或者說……”

她頓了頓，目光銳利地看向他：“或者說他要對付的人是你，而本副座只是運氣不那么好，被他視為你們杜家和梅家的幫凶了，否則他和我並無深仇大恨，又何至于一定要取我性命？”

百里凌風雖然沒有告訴舒瑾她和他合作之事，知道舒瑾和她有過節，却還派他前來，有放縱舒瑾和她一搏，看鹿死誰手他都可以擇得干干淨淨的盤算，但是他沒有想到事情最后會失控。

而從他的角度來說，派出舒瑾，也不是完全說不過去，畢竟舒瑾曾經是梅家的人，對梅家的各種情形更了解，當初說服甄掌櫃背叛梅家投靠百里凌風，舒瑾在其間的作用不可謂不大！

舒瑾雖和她有過節，但那種喪心病狂的狀態，怎么看都不對勁，她回來之後徹查了舒瑾的背景，再加上從百里凌風那里得來的消息，已經足以讓她得出一個結論。

“堂堂一個梅家二少爺，竟然敢背叛梅家，甚至調轉槍頭對付梅家和以老佛爺為代表的杜家，他如果不是和某些人有深仇大恨，又何至于連大好前程和性命都不要了，你說是不是，梅大公子？”秋葉白定定地看着梅蘇，神色淡淡，語氣却一點都不客氣，直戳重點。

梅蘇在她那種咄咄逼人的目光下，竟下意識地眸光微閃，就像避開她仿佛能看透人心的目光，但是畢竟他在商場上征伐多年，又與朝廷百官打了多年的交道，早已老辣非常，只片刻之間就穩住了形色。

他一双清淺的眸子定定地睨着秋葉白，片刻之後，冷嗤了一聲：“舒瑾早已不是梅家之人，你何必為自己的卑鄙無恥找借口！”

秋叶白抬起头看着他，勾起嘴角，慢条斯理地道：“梅苏，本副座不是在找借口，只是告诉你几个事实……”

“第一，谁都知道私铸兵器一案确实是百里凌风为幕后主使，我并没诬陷于他，只是让证据更完美一点，免得有人嚼舌根。”

“第二，我的人惨死在你家二弟手里，你二弟是条咬人的疯狗，你梅家没有道理不知道为什么，本副座要你点赔偿再合适不过了。”

说罢，秋叶白伸手轻轻拍了拍他肩头上的雪，微笑：“梅大公子，以为然否？”

她一番话，条理分明到咄咄逼人，竟让梅苏瞬间哑然，而她说话之时，不卑不亢，嘴角含笑的模样，更让他莫名地……着迷。

梅苏清浅的眸子渐渐笼上一层迷离的雾气，让人看不清楚他眼中的波澜。

海东青除了神俊非凡，最让人喜欢的就是它那锐利的爪子，一旦抓住了猎物，就几乎没有什么猎物能逃脱。而面前这只漂亮凶狠的海东青的利爪这一次更是狠狠地抓了他一道，留下深可见骨的伤痕，只是痛楚之余，却更让人想要捕获它。

毕竟，要猎鹰，自然就要承担被鹰啄瞎眼睛的风险。

“秋提督，真是伶牙俐齿。”梅苏眯起眸子，忽然伸出略微粗糙的手指掠过她柔软的嘴唇。他的声音异常温柔，温柔得让秋叶白忍不住蹙眉，只觉得古怪非常。

她微微一笑，忽然伸手去捏他的手腕，以一个轻巧的姿势向下一折。梅苏见她出手，下意识地就要避开，但是手腕一下子就被她捏在手里，他瞬间只觉得一股子剧烈的酸痛就势蔓延到胳膊上来，逼得他差点要单膝跪下。

他微微蹙起精致的眉，脸色微微发白，却硬生生地挺直了膝盖站着。

秋叶白冷冷地看着他：“梅大公子，如果你不想在这里的雪地不小心摔得老佛爷都认不出你来，最好不要对本副座动手动脚。”

他眼底的那种光芒虽然若隐若现，但是她不是未经人事的少女，行走江湖多年，她这会儿离他那么近，还看不明白他眼中那种目光分明是男人对女人的占有欲，那她就是白活了这些年，也白当了绿竹楼的掌柜了！

梅苏微微苍白着脸，鼻尖渗出细细的汗珠，忽倾下身子在她耳边轻声道：“秋叶白，你我都效力于太后老佛爷，而你不可能一辈子都装成一个男人，秋家四女！”

长久没有听见的那个词，让她秋叶白眼中闪过危险的光芒，她讥诮地道：“干卿何事。”

话音刚落，就听见一道轻咳声：“秋提督。”在墙边仿佛亲密相对的两人顿了顿，立刻分开。

秋叶白看向不远处，一项华美的轿辇正停在那里，前后簇拥着白衣黑云冠的鹤卫，方才出声的双白正一脸抑郁地看着她。仿佛在说，姐姐，您这偷人，也得偷得有点技



术含量行不，在这大宫道上就卿卿我我算怎么一回事？

秋叶白暗自叹了一口气，她当然知道自己方才和梅苏那姿势有多暧昧，她捏着梅苏的手，外人看去只觉得亲密异常，当然这外人指的是那些知道她是女儿身的人。

梅苏看着来人，清浅的眸底闪过一丝阴沉，他拢了拢自己的鹤氅，行礼：“草民参见摄国殿下。”

秋叶白也依样行礼：“参见摄国殿下。”她心中有点不安，步辇上那位今儿出门前才消了那小脾气，这会儿不会又发作起来吧？

皎珠纱后面坐着的人，片刻之后才抬手挑起了自己面前的纱幔，一身暗红如霞的华美锦袍衬得那露出的半张精致的脸异常白，他似看到了什么有趣的事儿一般，轻勾起嘴角：“本宫听说安乐为了救秋提督，甘愿以身挡老佛爷的怒火，甚至殉葬，差点促成一段项羽虞姬的佳缘，如今看来似要和秋提督缔结良缘的人并非安乐，怎么，如今这妹夫和妻兄就在这儿先行交流起来了？”

秋叶白一听百里初这含笑的声音，竟一点火气都没有，心中暗觉不妙。百里初可不是这么大度之人。

而梅苏也不知怎么了，竟一边揉着手腕，一边温然道：“摄国殿下说得是，舍妹和秋提督是有一段前缘，他救了舍妹一命，所以舍妹倾心相许，小儿女情长。当初下江南之前，草民就有意与秋大人谈婚事的细节了，只是秋提督从江南回来之后，一直甚忙，也没什么机会详谈。今儿难得遇上，自然也该商量一番这换帖和六礼之事。”

秋叶白听着梅苏说的话，瞬间微微瞪大了眼，这位梅大公子，梅大少爷，睁眼说瞎话的能耐真是让她叹为观止，她几乎都要相信自己和梅相子倾心相许了！不过他这话，怎么听着都有点向百里初挑衅的意思。

“你……”秋叶白愣了半晌，刚开口，就被百里初打断了，他讥诮地勾起嘴角：“梅苏，你过来。”

梅苏闻言，不免一怔。他是知道摄国殿下似也觊觎着秋叶白，所以他原是打算帮着秋叶白断了摄国殿下的无耻妄想，心中已经有准备摄国殿下会对他冷嘲热讽，却不想对方忽然叫他过去。

他迟疑了片刻，还是款步向百里初的方向而去。

他走到了百里初的步辇边，才站定了抬头，却见百里初的帘子慢慢地被挑高，露出百里初那张美艳得不可方物的面容。步辇幔帐之下半明半亮，在他的面容上烙下幽影，愈发显出一种神秘夺人的魅色来。

即使梅苏和杜家一系所有人一样对明光殿那位手握生杀大权，恣意妄为，身为女儿身却摄政夺权多年的公主殿下，没有一丝好感。即使梅苏并不是第一次看见百里初，并且早见惯各色美人，但都忍不住微微一窒。

“梅大公子，你觉得本宫美吗？”百里初居高临下地看着他，忽然幽幽凉凉地问。梅苏很快就恢复了镇定，自然而然地道：“摄国殿下风华绝代，岂是一个美字能形容的。”

百里初闻言，看着梅苏，忽然勾起嘴角：“那么本宫和你那妹妹，谁更美？”

梅苏迟疑，他不知道百里初这话是什么意思，但还是警惕地颌首道：“我家妹妹不过是养在江南的菟丝花，怎么能与殿下这开在金堂之上的金枝玉叶媲美？”

百里初闻言，点点头：“嗯，既然如此，吩咐下去，把梅家大小姐押入天牢。”

梅苏瞬间瞪大了眼睛：“为什么？！”

百里初拢了拢衣袖，靠在软榻上，看向宫道边的秋叶白片刻，方才干脆地道：“因为她丑！”

因为她太丑，所以要坐牢——

不说梅苏瞬间呆滞，就连秋叶白都被摄国公主殿下这般振聋发聩的声音震撼了！

而很快，百里初再次砸了个炮仗下来，他冷眼看着梅苏，似笑非笑地道：“还有，就凭她长得和你一样丑，却还想染指本宫看上的人，你们兄妹这是活腻了吗？”

此言一出，所有人都彻底呆滞。

而很快，随着一道圣旨降下，整个上京瞬间就炸锅了！

“上谕：秋家四子，德才兼备，克赞恭勤，宅心仁厚，堪为良配，尚摄国长公主，正月之内择日完婚，钦此。”

克死了好几个未婚夫的摄国长公主又要嫁了，这一回嫁的不再是王公贵族，而是一个虽然官居二品，却出身庶民的年轻人！

整个上京都沸沸扬扬，尤其是上层社会，各种流言蜚语漫天飞。谁不知道这位新上任的司礼监提督是老佛爷一手提拔的人才，早已给他许了内定的婚事，梅家那位京城第一美人——梅大姐姐。

如今摄国殿下这横插一杠子，分明就是不给老佛爷脸面。

……

“听说老佛爷急火攻心，晕了过去。”秋叶白轻叹了一口气。

百里初靠在窗边，一边看折子，一边漫不经心地道：“本宫还听说梅苏把梅相子打发回江南去了，禁止她再入京，难不成你真想娶梅相子？”

她揉了揉眉心：“当然不是，只是你这一折腾，只怕老佛爷又要对我起戒心了。”

“难不成她信任过你？”百里初轻嗤了一声。

她挑眉，有些无言以对，那个女人确实从来没有信任过自己，债多了不愁。

百里初忽然抬起头看着她，淡淡地问：“怎么，小白不想娶本宫吗？”

秋叶白一愣，心情颇有些微妙，她是没有想过自己会娶妻，还是娶的他。



但是……

虽然为假凤虚凰，但他们可以名正顺地在一起……这个念头，让她觉得心头蓦地生出微暖乍甜来。

看着面前之人凝望着自己的眸子，幽幽深深，似无边夜色般温柔。她看着他，点点头，嘴角不自觉地绽开浅浅笑意，忽然微微屈身，单膝着地，反手握住他白皙的手，抬头看他：“殿下想要嫁给微臣吗？”

前生福缘浅薄，今生背负甚重，前途未卜。她从决定踏入这权力浑水中后，就从未想过一生孤凉，前途艰难，还能有人相伴执手。虽是对阿初动了情，但是彼此身份束缚重重，她不是寻常女子，既然已经走上这条路，就再无可能如寻常女子那般相夫教子，白首不相离。

她既不愿如这个时代的女子一般安守天命，自然亦不屑将此生束缚在高门大院之中。

注定了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不去计较前程如何。但是不想他从来不按牌理出牌，他既敢嫁，她为何不敢娶？他和她，本来就不是寻常人，这背德忘俗、欺君犯上之事也不是第一次做了，多做一次又何妨？

百里初见她忽然单膝跪下，神色温暖而坚定，一双明眸之中有清浅柔光，似夜色之中一轮明月。百里初幽深眸子之中如暗海起风，波澜起伏。

谁说不是呢？她原就是属于他的明月，照亮属于他的无边永夜。

他的直觉没有错，她和别人不同，只要接纳了他，不因他是神而畏，不因他是魔而惧，在她的眼中，他只看见自己，属于人的自己。所以他用尽一切手段将她留在身边，如今终得偿所愿。

他看着她的姿势，挑眉：“你的这个姿势是什么意思？”

秋叶白顿了顿，神色有些悠远：“遥远之地的西洋人的一种求婚仪式，男子向女子求嫁，单膝着地以示诚信，愿护她终生。”

既然是他嫁，她娶，那么自然是由她来求婚。

百里初看着她，片刻之后，忽然手上一用力，将她一下子拖了起来，另外一只手托着她的腰肢，轻巧地将她抱坐在腿上，温柔含笑地道：“好，看在小白这般诚心的分上，我应了。”

秋叶白闻言，低头看着他纤长的睫羽轻闪如蝴蝶羽翼，她忽然心中一动，低头在他的眼帘上亲了亲：“多谢公主殿下厚爱。”

百里初瞬间怔了怔，这是她第一次如此主动地亲近他，那种温软的不带一丝情欲的触感，却让他觉得冰凉的心中一片温软。

秋叶白见他怔怔的样子，正想说什么，他却忽然收紧胳膊，抬起头看她，轻笑：

“右边也要。”

她一愣，方才明白，是了，方才自己亲了他左边的眼，这回他是让她亲右边的。这会儿他容色温润，眉目之间皆是温存柔光，抬首含笑，竟似纯澈少年一般，忽然让她有一种错觉，抱着她的人是元泽。

她有一瞬间恍惚，再细看去，却对上他幽幽深瞳，她心湖微动，阿初，或者阿泽，终究不过是一个人，是能让她们拥抱的人。秋叶白不再犹豫，低头在他右眼上也轻轻地触了触。

夜阑人静，明光殿外空无一人，众人都为了摄国殿下准备大婚，忙碌了将近一个多月，此刻似皆疲惫睡去。而明光殿内，一片幽幽烛光，随着冰凉的风轻轻晃动，在地面上烙印下幽幽光影，也将静坐在明光殿内的两人身影拉得极长。

一身华服的太后仿佛再也忍受不住这种寂静，冷冷地看向一边坐着的百里初：“你到底想要怎么样，百里初？！”

“是皇祖母想要怎么样吧，半夜三更说要私下见本宫的人是您，来了不说话就坐在这里的人也是您！”百里初慢条斯理地道。

太后冷笑一声：“你处处与哀家作对，哀家念你年轻，你父皇宠爱你也就罢了，哀家今日来就想问你，你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收手，哀家的忍耐是有限的。”

百里初终于抬起头看向太后，看得太后浑身寒毛直竖，他忽然轻笑了起来，那幽幽凉凉的笑声越来越大，在空中回绕，异常刺耳，令人不寒而栗。

他半倾了身子，魅眸幽幽含笑：“你可以不忍本宫的。”猩红的灯笼在空中晃晃荡荡，在他面容上投下鬼魅的影子，让人看得不寒而栗。

太后只觉得心头一寒，竟隐约地觉得面前是鬼，不是人，但是多年后宫生涯的磨炼，还是让她厉声道：“你到底什么时候会收手？”

百里初微微一笑：“等皇祖母感受那种苦心孤诣，但一步步看着所有希望都破灭，不管怎么努力都会在触碰到希望的瞬间，亲眼见证希望的破灭的美妙感受，痛不欲生的时候，也许本宫会考虑收手。”

既然他们一手塑神，那么凡人的命运，就被神操纵在掌心。

永无救赎的绝望，这才是真正的神迹！

“呼——”一扇窗忽然被寒风吹开，冰冷的风瞬间灌入，寒风吹起他那红色宽大的衣袍和黑色发丝恣意地飞扬，似暗夜中的神魔，甚至那一双眼，都没有一丝人气，令人一望就生出无边无际的恐惧。

太后甚至能感觉到他身上那种实质性的黑暗之气，几乎令她窒息，但是她不能动弹半分。太后浑身颤抖着，尖厉一笑：“百里初，你若是真如你说的有这般能耐，那么这个天下早就是你的了，哀家也早就死在你手里了，杜家也早就分崩离析了，哈



哈哈……”

“是，杜家还在，老佛爷你还是高高在上的老佛爷，呵。”百里初轻笑了起来。

他神色诡异地弯起潋潋的薄唇：“皇祖母，孙儿还没有看你们痛不欲生的戏码，就这么结束一切，岂非可惜？”

说罢，他起身，撂下酒杯，款步向屏风走去。

屏风悄无声息地打开，然后再次合上。浑身僵硬的老佛爷看着百里初原本坐着的地方，只觉得浑身寒冷。

……

屏风开启之间，有凉风幽幽，烛火将靠在柱子边的窈窕人影拖曳得愈长。

百里初刚踏入屏风之中，就顿住了脚步，他垂着头，淡淡地道：“看来小白的精神极好，折腾了一日竟没有歇着。”

秋叶白靠在墙边，乌发未绾，只是垂落在身后，而她身上只拢着一件属于百里初的暗红宽袍，柔软华美的袍子衬托得她高挑的身形显出一种娇美的纤细来，有一种奇异的冷艳之美。

“我在等你。”她静静地看着百里初。

“嗯，歇着吧，本宫手上还有些奏折。”百里初的目光在她窈窕诱人的身体上掠过，瞳孔微微缩了缩，随后他点点头，转身向书房而去。

秋叶白微微挑眉：“你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

百里初的眼角余光掠过香炉里已经湮灭的青烟，又看见不远处端着茶水站着面无表情的宁春，他微微眯起眸子，如果他没有记错，这个丫头是会医术的吧。

他还是大意了些。

小白身边的人，有些还真是令人讨厌。

他垂下头，微微一笑：“小白，有什么明日再说，咱们还要准备大婚之礼，咱们婚礼提前些，就可以一起过年。”

“殿下……”秋叶白微微蹙眉，想要唤住他。百里初却仿佛没有听见一般，径自越过她，向书房而去。

只是他越过秋叶白的时候，却听她轻叹了一声，随后一道柔软的身子向他靠了过来。他下意识地伸手去环住她的身躯，却不想那柔软的躯体才靠近他的身体，就忽然一伸手，左手蓦地钳制住了他的手臂然后一折，右手直接托住他的颈项向下直接一按。

“你……”百里初毫无防备，还没有回过神来，就被她一记手刀狠狠地砸在后颈，让他瞬间眼前一黑，身子一软，整个人往地上滑去。

但是他并没有摔到地上，而是被人一下子托住，随后被拦腰扛了起来……